



乌鞘岭气象站副站长王兵在气象观测塔上测量风向、风速。

“看山不是山”，一探乌鞘岭特殊地位

从天祝县城出发，山路不断上升，路转峰回、峰回路转，终于抵达海拔3045米处的乌鞘岭气象站。

气象站为什么建在了乌鞘岭？

一览墙上的两幅地图，便知乌鞘岭“身居要位”。在地形上，乌鞘岭位于黄土高原、青藏高原、内蒙古高原交会处。在气候区划上，高原亚干旱区、中温带亚干旱区、中温带干旱区三大气候区在乌鞘岭一带相交。

“乌鞘岭的气象要素变化是下游天气变化的关键征兆，所以，乌鞘岭气象站成为中国气象的关键指标站。长期以来，我们采集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，不仅用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天气预报和气象科研工作，还参与国际交换。”乌鞘岭的气象价值，气象站站长张致深语其意。

气象人在乌鞘岭能做什么？

“有句古诗‘回首更疑天路近，恍然身在白云中’，说的正是乌鞘岭。这里海拔高，风大、云多，且暴雪、冰雹、雷雨天气频频发生。在这里，好似能听到大自然的心跳，触摸到天地脉搏。”张致深说。

乌鞘岭气象站原站长郭殿国对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充满自豪，“19岁那年，听说这里招人，我便主动报名。1972年，20岁的我从通渭老家来到乌鞘岭。”郭殿国回忆道，“当时想着，我从雷电风雨中跑来的一个个气象数据，会发送给国内17个机场，用于机场预报飞机起降天气条件，还会用于天气预报，让农民不只‘靠天吃饭’，而是‘借天吃饭’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如今，让老气象人“跑断腿”的难事变成了“点鼠标”的易事。乌鞘岭上，年轻的气象人有了其他更多事可做。来此一年多时间的乌鞘岭气象站副站长王兵已经“摸透了”站上的每套观测设备和传输系统，“这些年，地面气象观测实现了自动化，大部分观测云、能见度、天气现象、气压、气温、湿度、降水、地温等气象要素的任务交给了‘电子兵’，观测员的双手得到了解放。我们的业务重心开始向设备维护维修、数据处理分析、气象监测预警服务等转移。”

新任务新挑战接二连三，王兵举例说明，“比如，每年3至10月，正值高原夏菜生长和上市期，干旱、寒潮、霜冻、暴雨及局地强降水、冰雹、雷暴等气象灾害的发生，会对高原夏菜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影响。因而，我们配合制作发布蔬菜农业气象风险预警，并提出防灾减灾措施，第一时间面向种植户提供相应服务。”

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、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。乌鞘岭气象人意识到，服务面越宽，肩头上的责任就越大，“乌鞘岭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和咽喉。它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注定不能‘独善其身’，需要‘兼济天下’。”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
谢志娟 苏家英 金奉乾

绵亘蜿蜒的丝绸之路上有一条赫赫有名的通道——河西走廊；
悠长连绵的河西走廊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门户——乌鞘岭；
赫赫有名的乌鞘岭，是一处独特所在。
东西长约17公里、南北宽约10公里的这座岭，集多种分界线于一身：我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交界地带、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，我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、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分水岭，它是北部内流河和南部外流河的分水岭。
在这风云际会之所、云屯星聚之处，小小的乌鞘岭气象站矗立了86个春秋。
86年，漫长而又迅疾。一茬茬青春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；一代代气象人在此写下云卷云舒、风起风落的记录。
走进“一天有四季、一年无四季”的乌鞘岭，走近“艰苦不怕吃苦，缺氧不缺精神”的乌鞘岭气象人……

云边有个气象站

海拔三千零四十五米的乌鞘岭上——

难得回家一趟，孤独的滋味不好受。”

一年后，王超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的体会。“站上有一面墙，挂满照片，一幅幅工作生活的场景、一张张青春飞扬的面孔，静静述说着乌鞘岭气象站不平凡的历史。对比过去，再想想今时今日新盖的楼房，配备齐全的观测设备和生活设施，还能有啥不满意的？”

夏意最深时，在乌鞘岭气象站能看到周围白云绕青山，三两游客结伴自新建的步行栈道向上走去。乌鞘岭好似也有温柔的一面，而非始终以其高寒、艰险的姿态横亘在人们印象当中。

可乌鞘岭到底是苦寒之地。乌鞘岭，新中国成立前称为“乌沙岭”，气候条件非常恶劣。这里年平均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70余天，年平均无霜期仅50余天，暴雪、冰雹、雷雨天气频频发生，加之交通不便、没有水源，方圆数里少有人家。

《天祝文史》中记载，1937年7月，“乌沙岭观测所”建立。1949年年底，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空军司令部气象处的“乌沙岭观测所”开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。1953年，“乌沙岭观测所”改名为“甘肃省乌鞘岭气象站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乌鞘岭气象站使用空炸炮等进行人工防雹，为当地农牧业生产保驾护航……

过往旧事，82岁的乌鞘岭气象站原站长陈贵发不曾忘记，“我1959年来到乌鞘岭气象站，从事气象观测工作21年。那段与大家一起坚守奋斗的岁月，终生难忘……”

“偌大的岭上，孤零零坐落着三排土房子。”陈贵发回忆，20世纪50年代，乌鞘岭气象站条件非常艰苦，大家挤在土坯房里工作、生活，外出只能步行，吃水要靠人挑驴驮，还有成群的野狼在附近徘徊……

“1963年11月，我骑着毛驴从气象站到10多里外的天祝火车站，接上了未婚妻李玉枝。那天恰巧下了雪，天气格外冷，可玉枝的热情没有冷

却。回去的路上瞧着四周连绵的大山，新奇得很。直到抵达目的地，玉枝看到两三个人住一间的土坯房，和水窖中蹦跳的虫鼠，兴致淡了一半，问我怎么这样艰苦。”没过多久，陈贵发和李玉枝要结婚了，同事们自发重新调整宿舍，腾出一间土坯房作为他们的新房，“结婚那天，鞭炮声和欢笑声打破了山区寒冷沉寂的氛围，我记忆至今。”

1994年至2017年的23年间，乌鞘岭气象站原站长王旭红四上乌鞘岭，在这里工作总时长有9年多。乌鞘岭气象站近20年的变化，她感受最深。

“我是辽宁人，从兰州气象学校毕业后要去武威工作，家里人啥也不同意。可我主意大，最终还是与男朋友何智永一道来了乌鞘岭。”放心不下的父亲，千里迢迢来看望女儿。积雪结实的道路，烟熏火燎的煤炉，不容易煮熟的面条……一点点看在眼里，父亲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“那时我们的工作条件、生活条件确实不太好，更何况1994年之前的近20年，几乎没有女观测员上乌鞘岭，所以父亲的担心我完全理解。但相较于陈贵发、郭殿国等老前辈过去驻守的乌鞘岭气象站，条件已经改善许多。”王旭红谈道。

1999年再上乌鞘岭时，她发现翻修后的房屋不再钻风，工作中已初步使用计算机进行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编报；2004年，三上乌鞘岭时，她看到了暖气，地面气象观测也基本实现从人工到半自动化；2008年全面开启综合改造以后，乌鞘岭气象人住上了水泥楼房，吃上了自来水，换上了更加智能化的软硬件设备；几年前，温湿度智能传感器、光电式数字日照计、降水现象仪等上山“服役”，地面气象观测实现了从半自动化到全面自动化，大多数工作坐在办公室就能完成……



乌鞘岭气象站。

今年，乌鞘岭及周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颇有成果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。这令乌鞘岭气象站多了一重游客旅游“打卡点”的身份，增添了一项科普气象知识的任务。

“坐看云起时”，三探乌鞘岭气象万千

乌鞘岭地处祁连山脉北支冷龙岭的东段，东西长约17公里，南北宽约10公里，主峰海拔3562米。登岭远望，只见乌鞘岭像一条巨龙，头西尾东，西高东低，披云裹雾，蜿蜒曲折。

“一年中，乌鞘岭最美的日子，是6月至8月。到了9月，雪花就会不期而至。”王兵笑道，“最美的季节，我会和同事们结伴前去去毛台山，一到山顶，大团的云好像触手可及。”

气象万千，始终牵动乌鞘岭气象人的心。

“无论四季和阴晴，只要刮风，乌鞘岭的寒意就刺进人的骨头缝。”陈贵发记得1967年冬日里“冷透了”的一天，“风雪漫天，我们的各项人工观测工作还在正常开展。当天，来自广东的一位同事在读取日照观测数据时，关闭百叶箱门失手，让夹在胳膊窝的日照纸掉落在地，结果大风一吹，这张纸就不见了。”

“丢不得啊！上面记录了一整天的气象数据，还未整理传出去。”陈贵发解释，人工时代，越是遇上刮风下雨、高温和严寒等恶劣天气，观测员越要拿起纸笔往外“冲”，否则，就不能及时地把第一手资料传给预报员，错过作出预报的最佳时间，“每一项观测、每一个数据都必须准确、及时。”

“我们全站20多个人一起出动，沿着毛台山四处寻找。跑遍了整座山，最后在山脚下的石头缝里，找到了这张小小的日照纸。”陈贵发说，那些年，被大自然“刁难”，是乌鞘岭气象人绕不开的坎儿。正是如此，磨砺出乌鞘岭气象人“艰苦不怕吃苦，缺氧不缺精神”的精神。

与王旭红同时到达乌鞘岭气象站工作的何智永清楚记得，当年，“作为一名观测员，我和同事轮换上早班、白班、夜班、大夜班。值班期间，每小时向甘肃省气象局传回航空报，每3小时传回天气报。”凌晨1点到清晨6点的大夜班，最难熬。值班工作一般只安排1个人完成。上大夜班时，值班人员需要定时去室外观测场观测，当时唯一的女同志、刚20岁出头的王旭红也不例外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旭红怕黑，

可她忍着不吱声，很好地完成了每次的值班任务。气象数据记录本上，她写的部分最齐整、最漂亮。”何智永心疼王旭红，更是佩服她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半夜外出读取地温表，发现地温表被深埋在雪层中，旭红撸起袖子，和我一起扎进茫茫雪地，直到双手、双脚的指尖冻僵，终于找到。还有一次，旭红顶着大雨，提着雨量筒匆匆返回值班室，一着急重重摔了一跤，她手中的记录本飞到一米开外，但她居然用一只手稳住了雨量筒……”何智永回想。

还是一次次回到乌鞘岭气象站工作。他们之后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前赴后继扎进乌鞘岭，接续努力。

21世纪以来，乌鞘岭气象站人员实行轮换制，由武威市气象局统一调配。

“我要去乌鞘岭气象站锻炼！”2017年，在民勤县气象局工作的杨文清主动向武威市气象局提出申请。2018年，杨文清任乌鞘岭气象站（乌鞘岭国家基准气候站）站长，2023年任职期满。

“过去五年间，乌鞘岭气象站人员由5人减至3人。并非我们的工作内容有所缩减，而是2020年起，甘肃地面气象观测实现全面自动化，取消了人工定时观测和日常守班，保留人工应急观测能力。”杨文清说，在此背景下，武威陆续完善、建成国家级自动气象站16个、无人值守站11个、区域自动气象站71个等，还有X波段全相参多普勒天气雷达以及卫星遥感接收处理系统等。

“其中，天祝就有23个区域自动气象站，实现每10×10公里网格全覆盖，自动收集和传递气象信息，无需人工干预。”杨文清现任天祝县气象局负责人，他深知，技术发展给基层气象台站的观测工作带来哪些改变，“近两年，乌鞘岭气象站自动化气象观测能力显著增强，自动化观测频次也明显提高，数据传输频次也从原来的5分钟提高到1分钟。我们期待更智能化观测的未来。”

“2020年春节，我一个人留在乌鞘岭气象站。工作内容不算多，每天巡视观测场，检查观测仪器是否有异常，确认观测数据是否及时上传。工作逐项完成后，我要么坐在窗边，要么往远处走一走，看邻近乡镇上空绽开的烟花，看附近山头飘过的云朵，想想几十年间这里的人和事，想想几十年间社会的发展变化。”杨文清说，乌鞘岭值得，气象工作值得。



乌鞘岭气象站副高级工程师张致（左）与同事一起检查雪深观测设备。



壮美乌鞘岭。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